

蘇長公外紀
全六



蘇長公外紀十卷上

明瑯琊王世貞編次

豫章璩之僕校定

新繁楊益豫重刊

議評

程頤在經筵以禮法自持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會國忌行香頤令供素饌軾詰之曰正叔不佞佛胡爲食素頤曰禮居喪不飲酒食肉忌日喪之餘也軾令具肉食曰爲劉氏左袒於是范純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一日明堂降赦臣寮稱賀訖兩省官欲往奠司馬光時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軾曰卽不言歌則不哭今賀赦了却往弔喪於禮無害乎軾遂以鄙語戲頤衆皆大笑軾每誚頤曰不知何時打破這箇敬字至形諸奏狀云臣素疾程頤之奸未嘗假以辭色或謂時呂公著爲相凡事有疑必質於頤進退人材二蘇疑頤有力故極詆之於是頤門人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積不能平劾軾學士院試館職策題云欲師仁宗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

蘇長公外紀十卷上議評

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
入於刻又稱漢文寬大長者不聞有怠廢不舉之病宣
帝綜核名實不聞有督察過甚之失臣以爲仁宗之深
仁厚德如天之大漢文不足以過也神考之雄才大畧
如神不測宣帝不足以過也今考官不識大體反以媮
刻爲議論乞正其罪詔特放罪軾聞而曰辯詔追回放
罪御史中丞傳堯俞王岩叟各上疏論軾呂陶言蘇軾所撰
策題蓋設此問以觀其答非謂仁宗不如漢文神考不
如漢宣也今士大夫皆曰程頤與朱光庭友而親蘇軾

蘇長公外紀十卷上議評

二

常戲薄程頤光庭爲程頤報復也臺諫當徇至公不可
假借事權以報私隙右司諫王覲言軾命辭失輕重其
事小不足考若悉考同異深究嫌疑則兩岐遂分使士
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太后然之范純仁亦言軾無
罪遂置不問

六年蘇轍爲尙書右丞轍除命方下右司諫楊康國奏
曰轍之兄弟謂其無文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
學爲儀秦者也其文率務馳騁好作爲縱橫捭闔無安
靜理陛下若悅蘇轍文學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安石

也輒以文學自負而剛狠好勝則與安石無異不報翰
林學士承旨蘇軾以論事爲眾所忌趙挺之奏蘇軾輕
薄虛誕有如市井俳優之人學術本出戰國策蘇秦張
儀縱橫揣摩之說近日學士院策試廖正一館職乃以
王莽袁紹董卓曹操篡漢之術爲問使蘇軾得志將無
所不爲矣王覲奏蘇軾習爲輕浮貪奸權利不通先生
性命道德之意專慕戰國縱橫捭闔之術長於辭華而
暗於義理若使久在朝廷則必立異妄作卽宜且與一
郡稍爲輕浮躁妄之戒遂出知杭州未幾召還侍御史

蘇長公外紀十卷下議評

三

賈易言蘇轍厚貌深情險于山川詖言殄行甚於蛇豕
頃者因與兄軾誹謗先帝放斥於外其兄軾旣立異以
背先帝向蒙恩宥全其首領先帝厭代軾則作詩自慶
曰竹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後於策題又形
譏毀言者固嘗論之及作呂大防制尤加悖慢其辭曰
民亦勞止庶臻康靖之期識者聞之爲軾股栗先朝行
免役則以差役爲良法及陛下復行差法則以免役爲
便民其在杭州務以暴橫立威故決配稅戶顏章兄弟
累年灾傷不過一二分軾則張大其言爲甚於熙甯七

八年之患又嘗建言以興脩水利者皆爲虛妄無實而自爲奏請浚治西湖虐使捍江廂卒使爲長提於湖中以事游觀於公私無利害易以戊子朔奏疏又有別疏宰臣執政進呈具言易疏前後異同之語并簽貼元疏進入退復具奏曰臣竊知易乃王安禮所善安禮以十科薦之今羣失職之人皆在江淮易實江之士來自東南今日之疏不惟搖動朝廷政事亦因以申羣怨之憤乃詔與易外任後三日以本官知壽州蘇軾知潁州

詩話云蘇子瞻詩如武庫乍開于戈森然不覺令人神

蘇長公外紀十卷上譏評

懼子細檢點不無利鈍

詩林廣記

龜山語錄云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尚諛諛諫之者無罪聞者足以戒行乃爲有補若諫而涉於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殊無溫柔篤厚之氣以此故人得罪之

詩林廣記

學中策問蘇程之學二家當時自相排斥蘇氏以程氏爲姦程氏以蘇氏爲縱橫然觀之只有荆公脩仁宗實錄言老蘇之書大抵皆縱橫者流程子未嘗言也如遺書賢良一段繼之以得志不得志之邪說恐是說它

坡公在黃州倡狂放恣不得志之說恐指此而言道夫
問坡公苦與伊洛相排不知何故曰他好放肆見端人
正士以禮自持却恐他來檢點故恁詆訾道夫曰坡氣
節有餘然過處亦自此來曰固是云老蘇薈發初問只
是私意如此後來荆公做不着遂中他說然荆公氣質
自是一箇要遺形骸離世俗的模樣喫物不知饑飽嘗
記一書載公於飲食絕無所嗜惟近者必盡左右疑其
爲好也明日易以他物而置此品於遠則不食矣往往
於食未嘗知味也至如食釣餌當時以爲詐其實自不
知耳近世呂伯恭亦然面垢身污似所不恤飲食亦不
知多寡要之卽此便是放心辯姦以此等爲姦恐不然
也老蘇之出當時甚敬崇之惟荆公不以爲然故其父
子皆切齒之然老蘇詩云老熊盡從愁裡過壯心偏傍
醉中來如此無所守豈不爲他荆公所笑如上韓公書
求官職如此所爲又豈不爲他荆公所薄至如坡公著
述當時使得盡行所學則事亦未可知從游者皆一時
輕薄輩無少行檢就中如秦少游者則其最也諸公見
他說得去更不契勘當時若使盡聚朝廷之上則天下

何由得平更是坡公首爲無稽游從者從而和之豈不
害事但其用之不久故他許多敗壞之事未出兼是後
來羣小用事又費力似他故覺得他箇好

道夫

或問東坡若與明道同朝能順從否曰這也未見得明
道終是和粹不甚嚴厲東坡稱濂溪只是在他前不與
同時同事因說當時諸公之爭看當時如此不當論相
容與不相容只看是因甚麼不同各家所爭是爭個甚
麼東坡與荆公固是爭新法東坡與伊川是爭個甚麼
只看這處曲直顯然可見何用別商量只看東坡所說

蘇長公外紀十卷上譏評

六

云幾時得與他打破這敬字看這說話只要奮手捋臂
放意肆志無所不爲便是只看這處是非曲直自易見
又云東坡如此做人到少間便都排廢了許多端人正
士曲一齊引許多不律底人來如秦黃雖是向上也只
是不律

因舉魯直
飲酒帖

東坡雖然疎濶却無毒子由不做聲
却險少游文字煞弱都不及眾人得與諸蘇並稱是如

何

問二蘇之學得於佛老於這邊道理元無見處所以其
說多走作曰看來不是不會子細讀書他見佛家之說

直截簡易驚動耳目所以都被引去聖人之書非細研
究不足以見之某數日來因閑思聖人所以說箇格物
字工夫盡在這裡今人都是無這工夫所以見識皆低
然格物亦多般有只格得一兩分而休者有格得三四
分而休者有格得四五分五六分者格到五六分者以
爲難得今人元不曾格物所以見識極卑都被他引將
去二蘇所以主張箇一與中者只是要恁含糊不分別
所以橫說豎說善作惡作都不害道理也然當時人又
未能如他之說者所以都被他說動了故某嘗說今人

蘇長公外紀十卷上譏評

七

容易爲異說引去者只是見識低只要鶻突包藏不敢
說破纔說破便露脚手所以都將一與中盖了則無面
目方所人不得而非之

個齋

胡問東坡兄弟若用時皆無益於天下國家否曰就他
分限而言亦各有用處論其極則亦不濟得事

東坡議論大率前後不同如介甫未當國時一樣議論
及後來又是一樣議論

東坡天資高明其議論文詞自有人不到處如論語說
亦煞有好處但中間須有些漏綻出來如作歐公文集

序先說許多天來底大恁地好了到結末處却只如此
蓋不免龍頭蛇尾矣當時若使解虛心屈已鍛煉得成
甚次第來

木之

問東坡與韓公如何曰平正不及韓公東坡說得高妙
處只是說佛其他處又皆籠又問歐公如何曰淺久之
又曰大槩皆以文人自立平時讀書只把做考究古今
治亂興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會向身上做工夫平時
只是以吟詩飲酒戲謔度日

義則

東坡平時爲文論利害如主意在那一邊利處只管說

蘇長公外紀十卷上譏評

那利其間有害處亦都知只藏匿不肯說欲其說之必
行

因論東坡刑賞論悉舉而歸之仁義如是則仁義乃是
不得已而行之物只是作得一癡忠厚此說最碍理學
者所當察

可學

東坡刑賞論大意好然意闊疎說不甚透只是刑賞全
不奈人何相似須是依本文將罪疑惟輕功疑惟重作
主意

東坡薦秦少游後爲人所論他書不載只丁未錄上有

嘗謂東坡見識如此若作相也弄得成蔡京了李方叔如許東坡也薦

方惟深子通隱於吳吳人宗之以詩行其詩格高下似晚唐諸人絕不喜蘇子瞻詩文至云淫言褻語使驢兒馬子決驟胡文仲連因語及蘇詩云清寒入山骨草木盡皆瘦子通曰做多自然有一句半句道得着也余問何至如此曰子通及識蘇公蘇公之譏評詩文殆無逃者子通必嘗見薄於蘇故終身銜之

蘇詩始學劉禹錫故多怨刺學者不可不慎也晚學太白

蘇長公外紀十卷上譏評 九

至其得意則似之矣然失於粗以其得之易也

珊瑚斲詩話

余讀東坡和梵天僧守詮小詩所謂但聞烟外鍾不見烟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湿芒屨唯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未嘗不喜其清絕過人遠甚晚游錢塘始得詮詩云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松扉竟未掩片月隨行屨時聞犬吠聲更入青蘿去乃知其幽深清遠自有林下一種風流東坡老人雖欲回三峽倒流之瀾與溪壑爭流終不近也

歐公文字敷腴温潤會南豐文字又更峻潔雖議論有

淺近處然却平正道得好東坡便傷於巧議論有不正當處後來到中原見歐公諸人了文字方稍平老蘇尤甚大抵以前文字都平正人亦不會大段巧說自三蘇文出學者始曰趨於巧

坡文雄健有餘只下字亦有不貼實處

道夫

坡文只是大勢好不可逐一字去點檢

義剛

東坡墨君堂記只起頭不合說破竹字不然便似毛穎傳必大

東坡歐陽公文集叙只恁地文章儘好但要說道理便

蘇長公外紀十卷上譏評

十

看不得首尾皆不相應起頭甚麼樣大末後却說詩賦似李白記事似司馬相如賀孫

統領商榮以溫公神道碑爲餉先生命吏約道夫同視

且曰坡公此文說得來恰似山摧石裂道夫問不知既

說誠何故又說一曰這便是看道理不破處頃之直卿

至復問若說誠之則說一亦不妨否曰不用恁地說蓋

誠則自能一問大凡作這般文字不知還有布置否曰

看它也只是據他一直恁地說將去初無布置如此等

文字方其說起頭時自未知後面說甚麼在以手指中

問曰到這裡自說盡無可說了却忽然說起來如退之南豐之文却是布置某舊看一家之文復看坡文覺得一段中欠了句一句中欠了字

向嘗聞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一日思得頗久

饒錄云不能得一起

頭起行

百十遭忽得兩句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

法遂掃將去

或問蘇子由之文比東坡稍近理否曰亦有甚道理但只說利害處東坡文字較明白子由文字不甚分曉要之學術只一般因言東坡所薦引之人多輕儇之士若

蘇長公外紀十卷上議評

十一

使東坡爲相則此等人定皆布滿要路國家如何得安

靜賀孫

滔夫文字純粹下一箇字便是合當下一箇字東坡所以服他東坡輕文字不將爲事若做文字時只是胡亂寫去如後面恰似少復添一節蘇黃只是今人詩蘇才

豪然一滾說盡無餘意黃費安排

德明

韋應物在滁州以酒寄全椒山中道士作詩曰今朝郡齋令忽念山中客澗底束荆薪歸來煮白石欲持一尊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其爲高妙超

詣固不容夸說而結尾兩句非復語言思索可到東坡
在惠州依其韻作詩寄羅浮鄧道士曰一杯羅浮春遠
餉采薇客遙知獨酌罷醉卧松下石幽人不可見清嘯
聞月夕聊戲葦中人飛空本無迹劉夢得山圍故國周
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之句白樂天以爲後之詩人無
復措詞坡公做之曰山圍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
平坡公天才出語驚世如追和陶詩真與之齊驅獨此
二者比之韋劉爲不侔豈非絕唱寡和理自應爾耶

隨筆

齊容

蘇長公外紀十卷上議評

七

宋柳耆卿蘇長公各以填詞名而二家不同當時士論
各有所主東坡一日問一優人曰我詞何如柳學士優
曰學士那比得相公坡驚曰如何優曰公詞須用丈二
將軍銅琵琶鐵絳板唱相公的大江東去柳學士却着
七十七八女郎唱楊柳外曉風殘月坡爲之撫掌大笑
優人之言便具褒彈

補入

今人好和歸去來詞予最敬晁以道所言其客李持國
書云足下愛淵明所賦歸去來辭遂同東坡先生和之
僕所未喻也建中靖國間東坡和歸去來初至京師其

門下賓客從而和者數人皆自謂得意也陶淵明紛然
一日滿人目前矣參寥忽以所和篇示余率同賦子謝
之曰童子無居位先生無並行與吾師共推東坡一人
於淵明間可也參寥卽索其文袖之出吳音曰罪過公
悔不先聞公話今輒以厚於參寥者爲子言昔太宋相
公謂陶公歸去來是南北文章之絕唱五經之鼓吹近
時繪畫歸去來皆作大聖變和其辭如卽事遣興小詩
皆不得正中者也

容齋隨筆

東坡只管罵王介甫介甫固不是但教東坡作宰相時

蘇長公外紀十卷上議評

十三

引得秦少游黃魯直一隊進來壞得更猛

徐師川曰子於東坡山谷瑩中三君子但知敬畏者也
然其瑕疵予能笑之如東坡議論諫諍真所謂殺身成
仁者壽死生如旦夜爾安能爲哉而欲學長生不死山
谷以舟吏爲累瑩中時對日者說命皆顛倒也

先君以蔡君京自少好方士之說自言在錢塘嘗遇異
人以故所至輒延道人輩崇甯初作相卽爲徽廟言秦
州徐神翁能知前來物元祐中蘇軾知揚州遣人往求
字神翁大書曰泄慢墮地獄禍及士祖翁神翁雖方外

之士而能疾元祐人所宜褒顯其可笑如此然上頗喜之

王公四六話蘇子瞻在翰苑林子中方以言去國在外以啟賀曰父子以文章名世盡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邁晁董公孫之學其後子中爲中書舍人謫二蘇告以之語與昔異矣陳了翁遺事蔡疑與公初不相識公上宰相書謫守海陵疑爲太學生以長書遺公論事合公議謂公諫疏婉而有理似陸宣公剛而不撓似狄梁公文章淵源發明聖道則韓文公其人也次年

蘇長公外紀十卷上譏評

十四

疑以對策爲大魁所陳時務與前書頓異于是媿悔而欲殺公以滅口密贊京黨出力尤甚噫蔡疑之所爲世或有斯人焉吾又何以罪子中乎

東坡於伊川猶溫嶠之於下壺也晉書云嶠喜謗語壺以禮法自居而二人各相得也宋史云軾喜諧戲願以禮法自持軾謂願不近人情而深嫉之每加玩侮以至成隙立黨交章互詆何哉世說高座道人在丞相坐恒偃卧見壺肅然改容曰彼是禮法人壺不賢於願而壺能以禮法人見重於不爲禮法之世劉整恃才縱誕服

飾詭異無所拘忌實行造人遇蔡克在坐整終席慙不自安整不賢於東坡也伊川之所遇亦可謂不幸矣
談理而文質而不厭者匡衡談事而文俳而不厭者陸贄子瞻蓋慕贄而識未逮

東坡和陶詩引曰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哉如其爲人實有感焉淵明告儼等疏中語蓋實錄也吾真有此病而不蚤自知半世出仕以犯大患此所以深媿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劉後村曰士之生世鮮不以榮辱得喪撓敗其天真者淵明一生惟在彭澤八十餘日

蘇長公外紀十卷上議評

五

涉世故餘皆高枕北窗之日無榮惡乎辱無得惡乎喪此其詩所以爲絕唱而寡和也二蘇則不然方其得意也爲執政侍從及其失意也至下獄過嶺晚更憂患于是始有和陶之作雖惓惓於淵明未知淵明果印可否

已上燕石齋補

蘇長公外紀十卷下

明瑯琊王世貞編次

豫章璩之璩校定

新繁楊益豫重刊

詩案

坡公山村詩云烟雨濛濛雞犬聲有生何處不安生但
令黃犢無人佩布穀何勞也勸耕此詩譏諷 朝廷
法太察不便也又云老翁七十白腰鎌慙愧春山筍簾
甜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塩此譏諷塩法太

蘇長公外紀十卷下詩案

暴也又云杖藜裹飯去匆匆過眼青錢轉手空贏得兒
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此譏諷青苗助役不便也
又差開運塩河詩云居官不任事蕭散羨長卿胡不歸
去來滯留愧淵明塩事星火急誰能恤晨耕此譏開運
塩河不當又妨農事也

熙寧十年知徐州七月內李清臣因祈雨有應作詩與
坡坡卽和云天縱神龍嬾赤日焦九土直須人祈求方
肯霑膏雨因譏執政大臣不公之意時清臣差知國史
又作詩送之云付君此事寧論晉載我當時曾過秦坡

於仁宗朝會進論往古得失如賈誼論秦之過失欲清臣於國史中載其所進論耳

熙寧六年正月作詩云馬融既依梁班固亦仕竇效攀豈不欲頑質謝鑄鑠此詩引梁冀竇憲並是漢時人因時君不明遂躋顯位驕暴竊威福用事而馬融班固二人皆儒者並依託之某詆毀大臣執政如異憲某不能効班馬二人苟容依附也又詩送劉述云君王有意誅驕虜槌碎銅山鑄銅虎聯翩三十七將軍走馬歸來各開府是時朝廷遣使諸路點檢軍器及置三十七將

蘇長公外紀十卷下詩案

二

官詩意謂今上有意征討胡虜諸將官張皇不便又云南山斫木作車軸東海取鼉贖戰鼓汗流奔駭豈敢後恐乏軍須污齊斧保田連村團未遍方田訟謀紛如雨爾來手實降新書抉剔根株窮脉縷詔書惻怛信深厚吏能淺薄空勞苦此譏諷法令屢變事目繁多吏不能辦又云况復連年苦饑饉剝蝟草木啖黃土今年雨雪頗應時又報蝗蟲生翅羽憂來取酒強歌醉塵滿虛齋但空甌公厨十日不生烟更望紅裙踏筵舞注云近日齋厨索然可笑且近來穢荒飛蝗蔽天朝政闕失又

言酒食無備公厨蕭索 朝廷減削公使錢太甚公事
既冗旱蝗又甚貳政巨藩尚如此窘迫

熙寧六年周邠作詩與坡坡和贈蘇舜舉詩云哺糟方
熟寢酒面喚不醒奈何效蝙蝠屢欲爭晨暝詩意以譏
王庭老又作詩寄答周邠云政拙年年祈水旱民勞處
處避朝謳河吞巨野那容塞盜入窮山豈易搜事道固
應慙孔孟扶顛未可責求由此詩自言遷徙數州未蒙
朝廷擢用老於道塗并所至常遇水旱盜賊數起皆
新法之所致而執政大臣不能扶正顛仆也

蘇長公外紀十卷下詩系

三

熙寧四年十月赴杭州倅作別子由詩云至今天下事
去莫如子猛此因子由爭議新法不合乞罷既美其去
果決恨新法之不便也十二月又寄子由詩云獨眠林
下夢魂好回首人間憂患長殺馬毀車從此逝子來何
處問行藏又云眼看時事力難勝近來愈覺世味隘新
法可憂患也

觀湖詩云吳兒生長狎濤淵冒利忘生不自憐東海若
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是時 朝廷方興水利
詩意謂其必不可成也

和答魯直詩云嘉穀臥風雨稂莠登我場陳前設方丈
玉食慘無光此譏世之小人勝君子如稂之奪嘉禾又
云紛紛不加恤悄悄徒自傷此譏今日進用之人多小
人也

送劉放通判秦州詩云君不見阮嗣宗片舌如鎖耳如
蓬以 朝廷新法不便不容人直言不如耳不聞而口
不言也又寄劉放詩云去年送劉卽醉語已驚眾如今
各漂泊筆視誰能弄我命不在天君穀未必中作詩聊
遣意老大慵譏諷夫子少年時雄辯輕子貢爾來再傷

蘇長公外紀十卷下詩案

四

弓戢翼念前痛廣陵三日語相對恍如夢况逢賢主人
白酒潑春甕竹西已揮手灣口猶屢送羨子去安閒吾
邦正喧闐此言新法不便日益不堪也與孫覺詩云若
對青山談世事當須舉白便浮君此言時事多不便更
不得說說亦不盡也又次年寄詩云徙倚秋原上淒涼
晚照中水流天不盡人遠思何窮問俗知秦過看山識
禹功稻涼初吠蛤柳老半書蟲荷背風翻白連腮雨褪
紅追游慰遲莫覓句效兒童北望若溪轉遙今震澤通
魚得尺素好寄紫髯翁又作堤捍水非吾事閒送若

溪入大湖皆以時勢與昔不同而水利不便也

送錢藻知婺州詩云老手便劇郡高懷厭承明聊紆東鄉綬一濯滄浪纓東陽佳山水未到意已清過家父老喜出郭壺漿迎子行得所願愴恨居者情吾君方急賢日晏坐邁英黃金招樂毅白璧賜虞卿子不少自薦高義空崢嶸古稱爲郡樂漸恐煩 楠臨分敢不盡醉語醒還驚此言青苗助役旣行不免用鞭箠催促醉中道此醒後須驚恐得罪以譏諷 朝廷立法不便之故 寄張方平詩云無人長者側何以安子思又和方平云

蘇長公外紀十卷下詩案

五

人物一衰謝微言難重尋清談亦足多感時意殊深此詩言晉元帝時人物衰謝不意復見衛玠之清談風流如今時風俗浮薄人物衰謝不意復見方平文章才氣也又云荒村蝸蠹亂廢沼蛙蝈淫遂欲掩兩耳臨文但噫喑以荒村廢沼比學者誕妄如蝸蝓蛙蝈之紛亂故遂掩耳不須論文也

贈劉摯詩云暮落江湖上遂與屈子鄰又云土方生田里自比涓與莘出試乃大繆爲狗難重陳此諷生有所不遇有若屈原也和僧詩云疲民向作魚岸赤數畧未

除吾類此此言民既疲病 朝廷又行青苗助役如密
網之取魚魚安得不困哉

和陳襄冬日牡丹四絕句云一朵天紅翠欲流春光回
照雪霜羞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開花得少休又云當
時只道鶴林仙解遣秋光放杜鵑誰信詩能回造化直
教霜枿放春妍又云花開時節雨連風獨向霜餘爛熳
紅漏洩春光私一物此心未信出天工又云不分春光
入小園故將詩力變寒暄使君欲見藍關詠更倩韓郎
爲染根此詩皆譏諷執政之人以化工比之也寄司馬

蘇長公外紀十卷下詩案

六

光詩云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
司馬拊掌笑先生年來效喑啞此言四海蒼生望司馬
光執政陶冶天下以譏見任執政不得其人也

送曾鞏詩云醉翁門下士雜選難爲賢曾子獨超軼孤
芳陋群妍昔從南方來與翁兩聯翩翁今自憔悴子去
亦宜然賈誼窮適老樂生老思燕那因江膾美遽厭天
庖羶但苦世論隘聒耳如蝸蟬安得萬頃池養此橫海
鱣以譏近世多用刻薄之人議論鄙隘如蟬之鳴不足

聽也

元豐二年四月二十七日赴湖州謝上表云臣荷先
帝之誤恩擢置三館蒙陛下之過聽付以兩州陛
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
牧養小民

和劉恕詩云仁義大捷徑詩書一旅亭相夸綬若若猶
誦麥青青腐鼠何勞嚇高鴻本自冥顛狂不用喚酒盡
漸須醒此見朝廷進用之人以仁義爲捷徑以詩書
爲逆旅又言羣鳥未可辨雌雄以譏當今進用雜亂無
分別也

蘇長公外紀十卷下詩案

七

送蔡冠卿知饒州詩云吾觀蔡子與人游掀脰笑語無
不可平時僞儻不驚俗臨事迂闊乃過我橫前坑穿眾
所畏布路金珠誰不畏邇來變化驚何速昔號剛強今
亦頗憐君獨守廷尉法晚歲欲理鄱陽柁莫嗟天驢逐
羸牛欲試良玉須猛火世事徐觀真夢寐人生不信長
坎軻知君決獄有陰功它日老人酬魏顛此詩譏當今
進用之人有逆其意者則設坑穿以陷之有順其意者
則以利誘之如以金珠布於道路又譏進退人不協公
議故有天驢羸牛之比也

熙甯五年中張次山書來請坡作墨賢堂記坡謂學醫者當知醫書以窮疾之本無如今之庸醫誤下藥石以害人之性命此譏諷 朝廷進用之人多不曉練事喜怒不當其害人甚於醫藥云

熙甯元年杭州錄事參軍杜子方司尹陳珪司理戚秉道各爲承受勘夏香事本路提刑陳睦舉駁差張若濟重勘上件三員官因此衝替作詩送之云秋風颺颺鳴枯蓼船閣荒涼夜悄悄正當逐客斷腸時君獨歌呼醉連曉老夫平生齊得喪尙得微官失輕矯君今憔悴歸

蘇長公外紀十卷下詩案

八

無食五斗未可秋毫小君言失意能幾時月啖蝦蟇行復皎殺人無驗中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狗時所得無幾何隨手已遭憂患繞期君正似種粟麥忍饑待食明年少此意以 朝廷爲有司所蒙蔽也杜子方等本無罪爲陳睦張若濟等蒙蔽以至衝替

蒼錢顛茶詩云我官于南今幾時嘗盡溪茶與山茗胸中似記故人面口不能言心自省爲君細說我未暇試評其畧差可聽建溪所產雖不同一天與君子性森然可愛不可慢骨清肉膩和且正雪花雨腳何足道暖

過始知真味永縱復苦硬終可錄汲黯少驚寬饒猛草
茶無賴空有名高香妖邪次顛獷體輕雖復強浮沉性
滯偏工嘔酸冷其間絕品豈不佳張禹縱賢非骨鯁蔡
花玉跨不易致道路幽險隔雲嶺誰知使者來自西開
藏磊落收百餅嗅香嚼味本非別透紙自覺光炯炯糝
糠團鳳及小龍奴隸曰注臣雙井收藏愛惜待佳客不
敢包裹鑽權準此詩有味君勿傳空使其人怒生瘰上
件詩皆以譏世之小人乍得擢用不知上下之分妖邪

狠劣體輕浮而性滯泥

以上本烏臺詩案刪
玉僅存二十一則

蘇長公外紀十卷下詩案

九

蘇長公外紀十一卷

明豫章璩之璞編次

新安汪廷訥校定

新繁楊益豫重刊

逸編

王世塗云蘇子瞻文章議論獨出當世風格高邁書畫精絕有得其真蹟者重於珠玉雖才高一世而遇人溫厚有片善卽與之盡傾城府論辯酬倡間以談詭謫黃州日有陳處士攜紙筆求書會客方鼓琴遂書曰或對

蘇長公外紀十一卷逸編

一貴人彈琴者天陰聲不發貴人怪之曰豈絃慢耶對曰絃也不慢其清談善詭類如此

范蜀公素不飲酒又詆佛教在許下與韓持國兄弟往還諸韓燕集喜極飲盡歡或以禪悅相勉蜀公頗病之蘇子瞻時謫黃州公以書問救之當以何術曰麴蘖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子瞻報之曰請公試觀能惑之性何自而生欲救之心作何形相此猶不立彼復何依正恐黃面瞿曇亦須歛衽况學之者邪坡意因以曉喻蜀公公終不領

蘇子瞻自貴徙汝過金陵荆公野服乘驢謁於舟次子瞻迎揖曰軾今日敢以野服見大丞相公笑曰禮豈爲吾輩設邪因招游蔣山坐方丈飲茶公指案上大研曰可集古詩聯句賦此子瞻應聲曰巧匠斲山骨公沉思良久起曰且趁晴色窮攬蔣山之勝此非所急也田承君與一二客從後觀之田曰荆公尋常好以此困人門下士往往受困今日反爲蘇公所困矣

蘇長公奉祠西太乙見王介甫舊題六言時曰楊柳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

蘇長公外紀十一卷逸編

注日久之曰此老野狐精也

子瞻渡江至儀真和介甫游蔣山詩介甫指峯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撫几嘆曰老夫一生作詩無此兩句又誦子瞻荔枝一聯云海中山人絳羅襦紅綃中單白玉膚歎絕以爲名言

東坡云梅二聖俞長身秀眉大耳紅頰飲酒過百觥輒正坐高拱此其醉時已

蘇端明平生寢卧時已就枕則安然不復翻動劉元城對客或晏居雖暗室端坐畧無欬咳每竟日

自昔名公下世太學生必相率至佛宮薦悼王荆公薨
太學錄朱朝偉作薦文以公好佛多引用釋典蘇文忠
訃至京師王定國及李彥皆有疏文張耒時知潁州聞
文忠卒出俸於薦福寺脩供以致師尊之哀乃遭論列
謫房州別駕

歐公論坡公詩文落筆輒爲人傳誦每篇出歐公終日
喜前後類如此一日與子美論文因及東坡公歎曰汝
記吾言三十年後世人更不道著我也崇寧間海內外
稱坡公詩文不復有言歐公者

蘇長外紀十一卷逸編

三

參寮嘗與客評詩客曰世間故實小說有可以入詩者
有不可以入詩者唯東坡不揀擇入手便用如街談巷
說一經此老神仙手段點瓦礫爲黃金自有妙處參寮
曰老坡牙頰間別有二三副鑪韜他人豈可學耶坐客唯唯
蘇轍城論東坡文種種奇氣至赤壁二賦彷彿屈宋漢
唐諸人亦不能及也

蘇公云老杜自秦川越成都所歷輒作一詩數千里山
川在人目古今詩人殆無其比獨明皇遣吳道子傳
畫蜀道山川歸對太同殿索其畫無有曰在臣腹中請

正素烏之半日都畢後明皇幸蜀經其地無不與畫召
合固知道子之神奇也

宋史徐俯稱東坡論議諍諫真能殺身以成仁者其視
死生旦暮耳豈不曠達哉至欲希長生不死吾則不敢
知也

元仁宗極敬趙孟頫子昂嘗與侍臣論文學之士以孟
頫比唐之李太白宋之蘇子瞻非但推趙而於太白子
瞻亦尊重矣

呂惠卿之謫詞頭始下劉貢父當草制東坡呼曰貢父

蘇長公外紀十一卷逸編

四

平生作劄子今日纔殺人也貢父引疾謁告東坡一揮
而就傳寫都下爲之紙貴

東坡一日會客坐客舉令欲以兩卦名證一故事一人
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武兵渡滹沱
河旣濟未濟一人云劉寬婢美汗朝衣家人小過最後
東坡云牛僧儒父子犯罪大畜小畜蓋指荆公父子也
衆皆絕倒

司馬文正公薨程正未以臆說斂之正如封角狀東坡
嫉其怪妄因怒詆曰此豈信物一角附上閻羅大王者

耶沈明遠曰程氏之學自有佳趣至椎魯不學之人竄迹其中狀類有德者其實木偶人而盜名耳東坡譏罵畧不假借人或過之不知坡公之意懼其相率天下爲楊墨矯詐之徒也

蘇子瞻云惠州市肆寥落然日殺一羊不敢與在官者爭買時囑屠者買其香骨骨間亦有微肉熟煮熱酒漉隨意用酒薄點鹽炙微焦食之終日摘剔牙緊問如蟬螯逸味率三五日一舖吾子由三年堂庖所飽芻豢滅齒而不得骨豈復知此味乎此雖戲語極可施用但爲

蘇長公外紀十一卷逸編

五

衆狗待哺者不悅耳

東坡既謫黃州復以先知徐州日不覺察妖賊事取勘已而有旨放罪乃上表謝仁宗讀至無官可削撫已知危笑語曰畏喫棒耶

東坡在嶺海間最喜讀陶淵明柳子厚集謂之南遷二友

坡公禱帖云柳十九仲矩自共城來持大官米作飯食我且言百泉之奇勝勸我卜隣此心飄然已在太行之麓矣

蔣希魯家有楊文公與王魏公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其畧云昨夜進士蔣堂攜所作文來極可喜不敢不布聞子瞻曰夜得一士旦以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世言文公爲魏公客公經國大謀人所不知者獨文公得與觀此帖不特見文公好賢下士之急且得一士必亟告之其補於公者亦多矣

張安道與歐文忠素不相能時安道守成都蘇明允攜子瞻子由自眉州走成都將求知於安道安道曰我何足爲公父子重乃爲作書辨裝遣人送至京師謁文忠

蘇長公外紀十一卷逸編

六

文忠時在翰林得明允子瞻子由所著作且喜安道所薦得人因謝安道書曰後來文章當屬此人也卽極力推挽天下高此兩人

東坡嘗謂劉壯輿曰三國志注中好事甚多原道欲脩之而不果君不可辭也莊輿曰端明曷不爲之坡曰軾雖工於語言也不是當行家

壯輿嘗摘歐公五代史之譌謬以示東坡坡曰往歐公著此書初成荆公謂余曰歐公脩五代史而不脩三國志非也子盍爲之余固辭不敢當夫爲史者網羅數十

百年之事以成一書其間豈能無小得失余所以不敢當荆公之託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後於今日耳

東坡與李端叔云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時人所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

又與千之姪云獨立不懼者惟司馬君實與老叔兄弟耳萬事委命直道而行縱以此竄逐所獲多矣因風寄

蘇長公外紀十一卷逸編

七

聲此外勤學自愛去歲作試官問史傳中事無一兩人詳者可讀史爲益不少也

坡公與李公擇云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怪耳而文之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爲之則不類世俗人真可謂淡而有味者自謂長策不敢獨用因獻之左右
往京師尤宜用此策也一笑

東坡曰吾於詩人無所好獨好淵明詩詩雖不多然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又曰詩所貴於枯淡者謂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

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亦何足道佛言譬如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也

捫風清話曰文章以氣韻爲主氣韻不足雖有詞藻要非佳作東坡晚年酷好淵明之詩以其枯淡而有氣韻也故東坡之詩往往韻勝

東坡云余讀淵明乞食一詩至欲以冥謝主人哀哉哀哉大類丐者口頰也非獨余哀之舉世莫不哀之也饑餓常在身前功名常在身後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

蘇長公外紀十一卷逸編

悲也

東坡曰洛陽古帝都山川風氣清明盛麗居之可樂平川廣衍東西數百里嵩山少室天壇王屋岡巒靡迤四顧可挹伊洛灑澗流出平地故其山川之勝泉流之潔雖其閭閻之人與其公侯共之一畝之宮上矚青山下聽流水奇花脩竹布列左右而其貴家巨室園囿亭榭之盛實甲天下

元祐中東坡知貢舉將鎖院緘封一簡送李方叔令其就試值方叔出僕置之几上頤章子厚二子曰持曰援

適來竊觀坡簡乃楊雄優於劉向論一篇二子驚喜攜
去方叔歸求簡不得悵惋不敢言已就試二子模倣坡
意坡讀而喜之以爲必方叔魁矣及拆號乃章援復得
一卷文意相似謂必方叔拆號乃章持坡失色再閱一
奇卷坡謂同考曰此必方叔矣視之乃葛敏脩時山谷
亦豫校文曰可質內翰得人此乃僕幸太和時一學子
相從者也而方叔竟不第坡出院聞其故大歎恨作詩
送歸方叔之母歎曰蘇學士知貢舉而汝不成名復何
望哉

蘇長公外紀十一卷逸編

九

右鶴林玉露與外紀所載不同內初不言章氏二子
事子厚亦不自恨二子僥倖竊以發身而猥以坡公
爲私黨以重誣賢者反受方叔之怨抑何心哉余復
補錄於此以紀坡公盛德而因悲方叔之無命也
東坡讀史貨殖傳曰天下之事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
寒陋之小人

蘇子瞻謫儋州人以儋與瞻字相近也子由謫雷州人
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黃魯直謫宜州人以宜字類直字
也此章子厚駭詭之意當時有術士曰儋字從立人子

瞻其能向北歸乎雷子雨在田上承天之澤也子由其
未艾乎宜似直字有益棺之意管直其不返乎後子瞻
北歸至毘陵而卒子由退老于穎十餘年而終魯直竟
卒于宜識者以爲識云

東坡贊文與可梅竹石云梅寒而秀竹瘦而壽石文而
醜是爲三益之友全集所不載豈暮年之筆耶

東坡記石室先生畫竹云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
葉具焉自蝸腹蛇跗以至子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
今畫者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

蘇長公外紀十一卷逸編

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
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
坡公善於畫竹者也故其論精確如此

東坡於世家中得王定國於宗室中得趙德麟獎許不
容口定國坐坡累謫賓州瘴烟窟裡五年面如紅玉尤
爲坡所敬服然其後乃階梁師成以進而德麟亦詣事
譚種紹興初德麟主管大宗正司有旨令易還衛官宰
相呂頤浩奏曰令時讀善能文昔爲蘇軾所薦已不須
易高宗曰令時詣事譚種清議所落其不負軾薦乎竟

易之

東坡謫僊耳道經南安於一寺壁間作叢竹怪石時韓平原當國劄下本軍取之守臣親監臨以紙糊壁全堵脫而竊之以獻平原大喜置之閱古堂中後平原敗籍其家此壁入秘書省之著作庭辛卯之火焚右殿道山堂而此庭無恙

東坡北歸經韶州月華寺值建法堂僧乞坡公題梁欣然援筆云天子萬年來作神主歛時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宮同爲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右梁題歲月字

蘇長公外紀十一卷逸編

十一

一夕盜去左梁墨色如新余嘗見之

坡公於常州報恩寺僧堂新成坡暇日題其壁始遍後黨禍作凡坡之遺蹟所在搜毀寺僧以厚紙糊壁塗之以漆字賴以全至紹興中詔求蘇公墨跡時僧死久矣一老頭陀知之以告郡守除去漆紙字劃宛然進之高宗大喜老頭陀遂蒙恩度僧牒

脩水深山間有小溪里人題其渡曰來蘇蓋以子由貶高安監酒而子瞻來訪曾經其渡云當時乃有小人媿囊其短推挫死地至於所經過而溪翁野叟反藉之以

光榮嗟乎人心是非之公不可混如此豈所謂石壓笋斜出者邪

蘇長公跋相如大人長門二賦喻蜀文皆極口大罵不已余謂相如風流罪誠有之然晚年能以微官自隱於驕主左右而不罹禍此其識誠有過人者恐長公生於茲時不能免太史公腐也余於宋獨喜此公才情以爲似不食宋粟人而亦有不可曉者於詩不取蘇李別言以爲六朝小生僞作又謂有崔顥者曾未及韶達李光作黃鶴樓詩頗類上士游山水而世俗云李白蓋欲與蘇長公外紀十一卷逸編

主

徐凝決殺也豈不知崔顥爲何人耶

歷歷淺

語公畢世何會道得宜其詩之香極餽釘也

眉山兄弟二帖故當雁行智永諸人而米襄陽鄧文肅班彥功饒介之尤書家秀穎翩翩可喜余所爲聚此斷簡如窮波斯採寶得成寶船辛苦頭白

右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高平范忠宣公入相麻乃學士蘇文忠筆也文忠詞深醇懇切自是四六西京亦唯忠宣足當之第一時在位皆耆德天下欣欣然向治不知宣仁時司馬文正呂正獻歿哲廟之欲寶開奸萌伏

而宋之大事幾已去矣獨忠宣最稱能持平不爲深激
得君子之體然不獲藉此挽回世道僅足以緩小人之
怨老而禍覽耳嗚呼惜哉吾於嘉隆之際幾見此盛而
隙亦動爲之悚然

余得蔡忠惠安樂扶護二帖蘇文忠久上人一帖黃文
節眉州畢大喜二帖於柘湖何氏又得米海嶽古詩於
長洲張鳳翼氏最後得蘇文忠送梅花帖及趙文敏騎
從弭節二帖於嘉禾項氏後先用善價購之不敢作米
顛據船狡僧也干狐粹腋知爲裘者苦心子孫其善藏
之勿落俗子手

蘇長公外紀十一卷逸編

十三

蘇長公書烟江疊嶂歌極醜古妙在藏鋒而秀氣又自
不可遏乃至大令辭尙書永興廟堂法亦時時見之豈
定國晉卿皆公所深愛而晉卿畫又足發之耶時宣城
道中展此卷覺九派九子諸江山各出所有來爭勝也
魯直詩曰春來詩思何所似八節灘頭上水船此君每
出語法卽若上水船非妄也書極老健又云樊口舟中
燭下眼花頭眩更觀東坡醉墨重增睡思若未首肯坡
公書者此又不可曉

石室先生以書法畫竹山谷道人以畫竹法作書東坡居士則兼二法而爲風枝雨葉則偃蹇欹斜疏稜勁節則亭亭直上畫法書法具於此卷淇園秀色盡在眉睫間矣

余於文氏停雲帖第四卷中多宋名人書獨喜坡公秀媚圓古又能於形勢外取能燁燁光射人也唯米顛九帖結體小異有天真爛熳之趣溢於波磔間第其與人帖云張旭俗子變亂古法高閑而下但可懸之酒肆後人評米書似仲由未見孔子時氣象亦畧相當人苦不

蘇長公外紀十一卷逸編

古

知自己面目耳

東坡書柳子厚羅池銘辭遒勁古雅是其書中第一至於書金剛經二石刻其一後有甘昇提舉跋其一前有篆書十餘字凡坡書撇法多拂起是右軍臨宣示筆意惜石理麓湯鋒鍛多中斷耳能大師聽此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言下大悟不識一字爲人說法四十年右軍五十二後便是境界畢千載不可復得爲之憮然

蘇公書三十六峯賦帖古雅大勝季海賦極不足言亦不見坡集中

蘇書歸去來詞頗似李北海流便縱逸而小乏道氣當是三錢雞毛筆所書耳

蘇文忠撰表忠觀碑文已爲王荆公歎服第其書不能如羅池老筆亦自婉潤可愛

張枚秀才於天池亂石中搜得東坡和陶詩石刻榻以貽余觀此書不拘拘就繩墨而古雅之氣流動行押間可重也

元微之連昌宮詞人以爲勝長恨曲非虛調也坡公作行草書此極有姿態蓋自真本

蘇長公外紀十一卷逸編

五

余嘗見宋人評書者極稱坡公草聖恨少見之此本書中山松醪賦雖極豪爽牛鬼蛇神而不免涉疎慢豈逸少所謂爾時真大醉邪

東坡絕句三十首松醪賦一首用筆流利輕俊指腕間蠕蠕有生色文符詔精入法者吾嘗得其臨本覽之終不似也詩有致語能使與可錯飯滿案故自不俗

子瞻以天廡賜馬遺李方叔使嚮之而爲書券魯直又爲跋索十萬錢大是佳話然以子瞻故硬差作伯樂抑勒牙人亦見爾時詞客之橫

坡老言詩至杜工部書至顏魯公畫至吳道子天下之
能事畢矣能事畢而衰生焉故吾于詩而得曹劉也書
而得鍾索也畫而得顧陸也謂其能事未盡畢也噫此
未易道也

東坡臨王右軍桓大司馬懷素各一首雜詩二首桓字
元子今跋尾稱竈子又云征譙縱時書皆誤也征譙縱
者劉裕此當是平李勢時書坡臨帖如雙鷗並搏各有
摩天之勢比之白運尤覺不凡

坡書黃州二詞行楷大小絕似表忠觀碑遂無一筆失

蘇長公外紀十一卷逸編

六

度恐好事若聖教之勒石也丙百年強半來日無多語
人或憂之而公馭歷禁從節帥州秬又十六年而歿四
百年後乃有唐伯虎作識無情之能感有情也如此

坡公書寄文洋州三十絕句不甚假腕力而適婉秀媚
有筆外意詩多清麗可誦豈公以此君故辦香洋州使
君邪

新鄭公家藏蘇書醉翁亭記今刻之石結法道美氣韻
生動極有旭素屋漏痕意第不類蘇長公余見長公行
草不少唯渴筆一二得似耳正書遂無毫髮且公此書

既不登石不應復用前跋豈公歿後有王逸老者居恒
欲出懷素上乃其書耶或南渡諸公如陸務觀張溫甫
輩觀瑯琊石刻戲書之邪又念三君不辨此妙境令人
怳怳跋尾趙吳興小悞慢而踈不應稱宋及趙子固并
沈啟南吳原博跋恐亦未爲真耳余不能隨人悲笑

銅將軍鐵綽板唱東坡大江東固也然其詞跌宕感慨

有王處仲搥鼓意氣傍若無人魯直書莽莽亦自愛其

足相發磊塊時閱之以當阮公數斗酒

此已見譏評大
同小異

缺月挂踈桐一帖山谷書蒼老鬱怒大是奇筆坡公此

蘇長公外紀十一卷逸編

詞亦佳第爲宋儒解傅時事遂令面目可憎厭耳詞尾

寂莫沙洲冷一本作楓落吳江冷乃崔信餘詩語不如

坡句與篇指相應

東坡先生嘗贊石室先生畫竹曰詩不能盡溢而爲書

變而爲畫又爲作篔簹谷詩後石室復貽東坡書云近

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然則石室真能以書

爲畫者邪若東坡縱橫入法中甯無篔簹谷筆也余所

有此一幀乃石室先生竹而東坡先生題語真足三絕

清書焚香燕坐一展閱覺眉睫間有潯陽紫極宮色九

咽皆作清冷氣誓當與此君偕老殆是前緣

余嘗和蘇長公煙江疊障圖歌續覽宣和畫譜目有秘藏晉卿圖卷又考聖朝名畫譜則又稱煙江疊障圖行於世然則晉卿作此畫有二本耶其行世者爲王定國畫而長公作歌者邪當宣政間詔天下斷公文及墨迹進御之本豈容復畱公歌於後而畫首乃有秘閣圖璽蓋定國之本僅餘公墨蹟而畫已失矣御藏晉卿別本又有江中平遠及千里江山圖安知不流落人間好事者取以配公書爲一卷作秋林奇玩邪若以爲延津之

蘇長公外紀十一卷逸編

六

合則吾未敢蓋歌詞與畫境小牴牾耳至於布分構結紆徐掩映之狀妙極工緻斷非南宋勝國入所能辦而蘇長公筆法精純古雅爲平生冠又不當參置蟬蛸之足也書以似真賞者

以上四部稿中語共三十三條

永叔不識佛理強闢佛不識書強評書不識詩自標舉能詩虛得名耳子瞻雖復墮落就彼趣中亦自一時雄快魯直不足小乘直是外道耳已落傍生趣中南渡以後陸務觀頗近蘇氏楊萬里劉改之弗逮矣

卮言

蘇子瞻文見才矣然似不讀書者讀子瞻詩見學矣然

似絕無才者懶倦欲睡時誦子瞻文及小詞亦自神王
后言

蘇長公外紀十一卷逸編

扶

蘇長公外紀十一卷終

蘇長公外紀十一卷終

蘇長公外紀十二卷

明 豫章璩之璩補

新安汪廷訥訂

新繁楊益豫重刊

逸編

子瞻之文爽而俊楊劉之文靡而俗元之之文旨而弱
永叔之文雅而則明允之文渾而勁子固之文腴而滿
介甫之文峭而潔子由之文暢而平于鱗云憚於脩詞
理勝相掩誠然哉

蘇長公外紀十二卷逸編

東坡詩如武庫初開矛戟森然一一求之不無利鈍然
天才宏放宜與日月爭光凡古人所不到處發明殆盡
萬斛泉源未爲過也然頗恨方朔極諫時雜滑稽故罕
逢醞籍

宋四大家東坡如屈注天潢倒運滄海變眩百怪終歸

雄渾

以上藝苑卮言

東坡云史記言莊子其學無所不窺然要本於老氏著
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
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爲莊

子乃助孔子者要不可爲法耳

東坡注廣成子其原本老莊皆得其精髓至于六子莊老是道荀楊文中子是儒俱有翼於孔孟者

蘇子瞻云楊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也此正所謂雕虫刻篆者其太元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虫而獨變其首節便謂之經可乎

唐宋諸公如李文正黃豫章於禪理中極有精詣處王右丞白太傅蘇端明只是箇脫洒透利然卻是教中第

蘇長公外紀十二卷逸編

二

一妙用

蘇公在惠州與參寥書自省事以來亦蘆爲知道者但道心數起數爲世樂所移奮恐是諸佛知其難化故以萬里之行相調伏耳則庶乎能自藥其病者也比世之諱疾者何如

東坡云春秋之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理會君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絞繞竟亦何用惟邱明識其妙用然不能盡談微見端倪欲使學者自求之相傳謂歐公不喜史記此理之不可曉者觀子瞻與魯

直亦只稱坵固書不甚道著史記蓋子瞻出歐公之門而魯直則子瞻友也豈亦習氣相承耶

東坡爲寶月作勝相院經藏記幾千百言引用楞嚴楞伽圓覺維摩蓮華諸品最綺麗莊嚴見理透脫無量妙義語間有私自念言我今惟有無始已來結習口業妄言綺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以是業故所出言語猶如鍾磬黼黻文章悅可耳目如人善博日勝日貧自云是巧不知是業今捨此業作寶藏偈如我今世非是偈已盡未來世永斷諸業客塵妄想及諸理障一切世間無取無舍無憎無愛無可無不可悉成偈言

蘇長公外紀十二卷逸編

三

東坡才氣浩瀚固百代文人之雄山谷趣味蘊籍時出魏晉人語坡老所以愛重推轂

東坡云作文大畧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子曰言之不文其行不遠又曰詞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倚風捉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一不遇也而况能使之了然於口於手乎是之謂詞達詞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

東坡云李太白韓退之白樂天詩文皆爲庸俗人所亂
可爲太息

詰勅盛於六朝其原肇自舜命九官羲仲和仲之語後
君奭君牙蔡仲之命其遺制也此卽口代天言唐惟常
楊元白宋陶穀遂有依樣畫葫蘆之誚厥後王介甫最
爲得體而蘇子瞻尤號獨步多訓飭戒勵之言有誚詒
之風令人興起非如今之詰勅所謂一箇八寸三頭巾
人人可戴者也

東坡云郭忠恕不仕放曠遇佳山水輒畱旬日或絕粒

蘇長公外紀十二卷逸編

四

不食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冰而浴尤善畫妙於山
水屋木有求者拂衣而起意欲畫卽自爲之郭從義鎮
岐 止山亭設絹素粉墨於座經數月忽乘醉就圖
之一角作遠山數峯而已

東坡書蒲牙昇畫後云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皺其善
者不過能爲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
爲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上爭工拙於毫釐
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
石曲折隨物付形畫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

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嘗於大慈寺四壁作輪瀉跳蹙之勢河河欲崩崖也知微既死畫法中絕五十餘年而有永昇得二孫法與余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挂之高堂素壁覺陰風襲人毛髮爲立永昇今老矣畫亦不復可得東坡曰春秋以來用舍進退未有如范蠡之全者又曰子胥大夫種范蠡皆人傑而揚雄曲士也欲以區區之學疵瑕此三人蓋兒童之見又以爲范之賢豈聚斂積貨者何至耕於海上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屢積此何爲者哉余謂子瞻聰明絕世事事見得明透獨此

蘇長公外紀十二卷逸編

五

一節亦爲范蠡瞞過蓋蠡旣建奇功於世遂棄去自處以天下至鄙至賤事而以神奇出之故三致千金分散貧交疏戚以畧見其端緒耳後聽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鉅萬政以鄙賤之事苟運之以神奇卽鬼神不得持其權特以玩弄造化而已豈真聚斂貯積者哉

東坡云孔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子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瞞陰賊險狠特鬼域之雄者耳其勢決不兩立非舉誅操則操害舉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舉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庸說無成

功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文舉之事夫舉之無成天也
使天未欲亡漢文舉誅操如殺狐兔耳世之人豪才氣
各有高卑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爲雄操以病亡
子孫滿前而呀嚶泣涕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
平生姦僞死見真性世以成敗論人故操得在英雄之
列而文舉則謂才疎意廣豈不悲哉操平生畏劉備而
備以文舉知天下有足 喜天若祚漢文舉使備誅操
無難也予讀文舉所作楊四公贊歎曰方操害文舉時
復有一魯國男子慨然爭之舉幸得免哉

蘇長公外紀十二紀逸編

六

唐人以白太傅爲廣大教化主蘇端明自言上可以陪
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小兒此二人者於人無
所不容其柳下惠之顏閔與然蘇稍露鋒鏗不若太傅
混然無迹故蘇公屢遭磨折正爲是耳太傅忘我忘物
胸中都無罣碍端明豈不能忘特未盡耳莊子曰忘我
易忘人難忘人易使人忘我難使人忘我易兼忘天下
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蓋必我之忘人者盡
而後能使人忘我積而至於天下兼忘則盡天下而無
我亦無人矣是可以易言哉

黃山谷言東坡先生道義文章名滿天下所謂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者也心悅而誠服者豈但中分魯國哉士之不游蘇氏之門與嘗升其堂而畔之者非愚則傲也當先生之兼海濱其平生交游多諱之矣而王周彥萬里致醫藥以文字乞品目此豈流俗人炙手求熱救溺取名者邪

蘇長公云得蜀公書知佳健家兄書云每去輒留食食倍於吾輩此大慶也頃得潞公手筆皆詳悉精好富公必時見之聞其似四十許人信否君實固甚清安得此

蘇長公外紀十二卷逸編

七

數公亡恙差慰人意

東坡書東臯子傳後云子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子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杯徐引則子胸中爲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過於客間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酒亦無在子上者嘗以爲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然人有是二者接於子前則子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常蓄善藥有求者卽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置酒勞已以爲人何也

辭雖誇然論其才氣實未有過之者也獨其詩傷于快
直少宛曲沉著之意所以有不追古人處

麓堂詩話

子瞻讀孟浩然詩謂其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卻
是上尊之規模而無材料有遺恨耳

東坡集王維吳道子畫云何處訪吳畫普門與開元開
元有東塔摩詰留手痕吾觀畫品中莫如二子尊道子
實雄放浩如海波翻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
吞亭亭雙林間彩暈扶桑暎中有至人談寂滅悟者悲
涕迷者手自捫鬢君鬼伯千萬萬相排竟進頭如鼉摩

蘇長公外十二卷逸編

九

詰本詩老佩芷襲芳蓀今觀此壁畫亦若其詩清且敦
祇園弟子盡鶴骨心如死灰不復溫門前兩叢竹雪筠
貫霜根交柯亂葉動無數一一皆可尋其原吳生雖妙
絕猶以畫工論摩詰得之於象外有如仙翻謝龍巖吾
觀二子皆神俊又於維也歛衽無間言

王右丞集

蔡君模荔枝譜一卷昔人評其書嚴正方重如土偶蒙
金無乃類之乎白樂天序稱荔枝樹形團如帷蓋葉如
桂如冬青花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朶如葡萄核如枇
杷殼如紅繪膜如紫綃瓢肉瑩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

醴酪大畧如彼其實過之離本之一日而色變三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蘇子瞻詩云海山仙人絳羅繻紅綃中單白玉膚此皆爲荔枝傳神君謨不及也然彼是巴蜀嶺南荔枝耳似不足辱二

君子語

弁州跋語

焦山瘞鶴銘或以爲陶隱居或以爲顧况或謂卽丹陽尹王瓚筆獨蘇長公黃太史以爲非石軍不能而茗溪漁隱辨其誤似更有據余所藏舊榻僅缺二十許字蓋

蘇長公外紀十二卷逸編

隨者蘇長公極賞之而黃魯直極推之又酷愛之得無作捧心隣女邪然潤州圖經亦謂爲石軍書恐亦非縣斷矣余所信取於蘇黃兩公云

四部稿

朱子言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永叔東坡亦皆於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澤耳仇池筆記吾作易書傳作論語說亦粗備矣欒城遺言吾爲春秋集傳乃平生事業又集傳成歎曰此千載絕學也雖是過詮然蘇氏文章蓋不獨朔風弄月已也

燕石齋補

老杜作麗人行云賜名大國號與秦其後曰慎勿近前

丞相噴虢國秦國何預國忠而近前卽噴邪東坡言老
杜似司馬遷蓋深知之 序錄

古人文章不可輕易反復熟讀加意思索庶幾其見之
東坡在海外盛稱柳州詩後有人得罪過海見穆子
雲云海外絕無書吾家止有柳文東坡遂借以研看謂
柳州詩在彭澤之下韋蘇州之上 序錄

寫生之句取其形似故詞多迂弱趙昌畫黃荃東坡題
詩云檀心紫成暈翠葉森有芒蓋佳語矣 序錄

許彥周詩話曰季父仲山在揚州時事東坡先生聞其

蘇長公外紀十二卷逸編

十一

教人作詩曰熟讀毛詩國風與離騷曲折盡在是矣僕
始疑其迂後年齒稍長知先生之善誘也 序錄

蘇黃米蔡以能書名並一時東坡頗重元章而元章不
甚推坡獨山谷稱坡書千變萬化至教人學書則云遠
法王右軍父子近師顏楊子瞻 燕石齋補

蘇子瞻嘗用孔稚圭鳴蛙事如水底笙簧蛙兩部山中
奴婢橋下頭雖以笙簧易鼓吹不礙其意同至已遣亂
蛙成兩部更邀明月作三人則成兩部不知爲何物亦
是歇後故用事實與出處語小異而意同不可盡擯出

處語而意不顯也

葉少蘊詩話云前輩詩材亦或預爲儲蓄然非所當用未嘗強出余從趙德麟假陶淵明集蓋子瞻所閱者時有改定字末有手題兩聯云人言盧杞是好邪我覺魏徵真嫵媚又槐花黃舉子忙促織鳴懶婦驚不知偶書之邪或將以爲用也然子瞻詩後不見此語則無意於必用也

燕石齋補

子瞻謂杜詩韓文顏書左史皆集大成者也

歐陽季默嘗問東坡魯直詩何處是好東坡不答但極

蘇長公外紀十二卷逸編

士

口稱重黃詩季默云如卧聽踈踈還密密曉看整整復

斜斜豈是佳邪坡云正是佳處

燕石齋補

冰飢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一點月窺人
欹枕斜橫雲鬢亂起來庭戶悄無聲時見疏星渡河漢
屈指西風幾時來不道流年暗中換世傳此詩爲花蕊
夫人作東坡嘗用此作洞仙歌曲或謂東坡託花蕊以
自解耳

顏安國曰大丈夫暴骨邊庭不猶愈於病死牖下此伏
波之志也伏波乃欲果尸還葬則是東坡所謂劉伶忘

死未忘骸耳諒爲烈士骨暴不收可矣

餘杭自是水仙窟似聞吳興更清絕湖中橘林新著
霜溪上茗花正浮雪顧渚茶牙白於齒梅溪水瓜紅
勝頗吳兒繪縷蕩欲飛未去先說饑涎垂亦知謝公
到郡久應怪杜牧尋春遲余謂茗水出浮玉山又云
雪水大率一水二名總之茗溪四水之一名耳四水
合爲一溪曰茗曰前曰餘曰雪合而有聲因曰雪云
吳興舊志述東坡詩註

蘇長公外紀十二卷逸編

兩

